



# 细嗅蔷薇

□张向前

体验,早年喜爱,曾经多少引导过我,现在书已束之高阁。凶猛的老虎与怒放的蔷薇融于同一个画面,是安然,是美好,是人性截然迥异的两极?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感受。

昨晚有事去了高铁站,堵得心慌。浏览网上信息,高速路上也堵得夸张。居藩篱久了,自然想出去放风,这是人之常情。可集中到一块儿出行,就会梗塞,造成憋胀。不出去,孤独。出去了,热闹的孤独。世界总是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孤独,就是一群人的孤独。学会与孤独相处,也许是一个人终身的修行。坐在公交车上,周遭一排排红色的灯光闪烁,有一种欲语还休的抓狂。

办公室楼层不低,看万物皆缩了比例。楼内无人喧喧,有灰尘在阳光里飞翔,姿势随意。心不躁,世界就安静下来,低头在文字里爬梳。一篇文章写瓷器的,不知怎么就扯到写文章上去了,扯得似乎也很自然。诗人于坚说:“写作,就是对词语的伤害与治疗。”诗人的话尖锐,可以让我们被世俗重重包裹的心疼痛、痉挛、抽搐。我素无诗才,却对诗人一直敬重有加。我有一个诗人朋友姓周,他开着一辆五菱微货到处贩卖生活用品,在繁忙的生活中间隙中坚持写作,文字潮湿,如东北的黑土地一样丰满。我还有一个叫云的诗人朋友,搞装修的,整天陀螺般转动,也是碌碌以求。一个用文字的诗意倒腾生活,一个以苦累的坚韧装饰人生。今天,他们应该不会开车去旅游,去参加一群人孤独的狂欢。在光来云去之后,他们可能埋首斟酌,孜孜矻矻,用简洁的意象还原这个节日本来的意义。选择更好更精准的文字——

像子弹头对目标点射一样地精准,安抚或动荡或迷乱或散淡的心,治疗受到伤害的语言和精神。

萨特写给波伏娃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努力写作吧,不要担心词语。你对词语的伤害要比它们对你的伤害大得多,不要担心它们。要知道,没有一个人会确切知道他所希望写的东西。诀窍在于,给句子一个不完整的、神秘的、十分近似的空间,可以让读者进入,用言外之意来补充这个作品。以这种方式,你肯定可以找到一种完满。”

萨特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也是。他俩与另一个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观点。“你对词语的伤害要比它们对你的伤害大得多。”颇有意思的表达,有时让人如坠云里雾里,不能把握其中的主旨。初始,没有读懂。咬字到第五遍时,始咀嚼出一些滋味来。这个观点与诗人于坚的论调有相似之处。于许多写作者而言,更多的是一种鼓励,还是一种劝告?

望向窗外,阳光炽烈泛白,有种无声的呐喊。它照着蔷薇的绿叶和鲜花,给予它们色泽和形态,却无法照见室内寂坐的孤者。刚才骑过的共享单车,安静地待在楼下,一半在阳光里辉煌,一半在阴影里凄凉。我骑它的时候,按我的方向走。别人骑它,当然是不同的路径,与车本身无关。写作也是一样道理,人生呢,又何尝迥异。我躲在玻璃窗后面,看着阳光一点一点地挪动,如墙上钟表的时针,很慢很静。一个呆滞无趣的人,渐渐陷入时空的虚无。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 深入大地的天坑(外一首)

□谭岷江

那年夏天七月,下午四点  
来自湖北宜昌的一对恋人  
手牵着手,从上海外滩逆流而上  
他们年轻的笑容  
一尘不染地带来了  
神女峰的爱情  
带来了江南子夜的情歌  
带来了我们往岁的腴腆和甜蜜  
带来了我所想象的  
儿子的未来爱情模样  
一直晶莹光亮  
此时,临近黄昏  
他们依然顺梯而下  
去追寻人间的奇迹  
去聆听河流的赞歌  
深幽的蝉鸣,邀请我们用长辈的目光  
送他们不累不苦  
伴他们不停不惧  
祝福他们直抵爱情的深处  
圈好一方爱情水土  
即使斗室陋壁,坐井观天  
也能将一朵山角露出的微云  
当成红花缠绵  
彼此戴在鬓角  
当成圆月升起  
直待海枯石烂  
万物沉寂,这个深入大地的天坑  
在相爱的人眼里  
处处都是爱情桃源  
只要手牵着手,笑容面对着笑容  
便既不寂静,也不孤独

## 白帝城

李白的彩云,恋上了这里  
在山腰缠绕成玉带  
刘备的遗言,回荡在水下  
撞击着潜水的滟滪岩  
在古树的根部盘旋  
江水奔涌不息  
行色匆匆的诗人  
以阳光、雨点和更美的彩虹为笔  
将岁月流逝的诗行  
题写在水面  
寄存在漩涡中  
一天天地,让往来舟楫轻轻点击  
让阳光雨露深情诵读  
只允许我们安静地,免费聆听  
上万年的戏台  
从实景变成虚景  
从虚景变成实景  
仍在这里上演  
此时,江山安静得多像君子和淑女啊  
并不讨厌地观看  
我们并不精彩的衣衫与头发  
有的是白云,有的是黑云  
有的是乌云,有的是彩云  
在尘世的喧嚣中,隐约闪闪发光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 等母亲回家

□李光辉

一个朋友的母亲  
因病去世了  
我赶到他乡下的老家  
去吊唁和慰问

看到他流泪的样子  
我却眼睛干涩  
因为在我母亲去世时  
我的泪水已经流光了

我的母亲离开我时  
只有七十来岁  
此后的十多年里  
我一直在等她回家

就像在我小时候或者长大后  
她经常独自一人  
坐在屋檐下的木凳上  
等我回家一样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老街理发匠

□陈进

夜来小城静谧,老街安详,我散步又瞥见了街角那间不起眼的小屋。明灭的霓虹灯光里,古旧的牌匾上“大众理发”四个字显得更加沧桑,似在默默诉说着老街一角的过往烟云。

这间小屋曾是老人们的理发之地,是老街故事的一页。店主是个资深的理发匠,街坊邻居都叫老陈,约六十岁,中等个子,瘦瘦的,常年穿一身蓝色衣服,系着咖色长围裙。老陈性格和善,言谈风趣,每个到这里来的人都被他逗得乐呵呵的。他的手艺更是一绝,四十多年的理发经验,使得他手中的剪刀和梳子好像有生命力一样,一上头就左右上下翻飞,灵动而精准。

初识老陈,是一个阳光斜洒的午后,我陪着父亲步入店内。他见我们进来,微微一笑,眼中流露出和蔼的光芒:“请坐,稍等。”那笑容,如同明媚的秋阳,温暖而亲切。父亲很快就和他们聊在了一起,我在一旁静静地等待。轮到父亲理发了,老陈搀扶腿脚不灵便的父亲起身,换坐在镜子前的理发座位上。披上罩布后,他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推剪,轻轻地在父亲稀疏的发间游走,那舒缓的动作不疾不徐,父亲半闭着眼睛一副很享受

的表情。理发正投入时,老陈突然冒出一句很文艺的话:“哈,老哥,今天我替你剪去三千烦恼丝,回去后老伴就会多看你两眼。”父亲笑咪咪地配合着回答。随即他们又拉起家常来,老家在哪里,乡村里的那些当季收成啥的,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父亲聊得十分起劲。

临走时,我拿出手机准备扫码付钱,老陈摆摆手说:“看到令尊的公交车牌了,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免费。”我有些错愕,执意要付钱,周边的老人也摆手示意我不用坚持:“老陈心地善良得很,历来都这样优待老人。”那一刻,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没想到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这般淳朴的手艺人,难怪这么多人都愿意挤在这间小屋。

没想到半年后再次路过老城老街时,那个热闹非凡的小屋大门紧闭。一打听才知道老陈病了,还病得不轻。这么突然,我的心咯噔一下,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望着门楣上褪色的大字,脑子里全是老陈的身影,他和蔼可亲的面容、他手上自由飞舞的剪刀,他引领的一屋子欢声笑语……

后来听到的是更坏的消息,老陈肺癌离世。那些日子,老城老街仿佛失去了灵

魂,空气里都弥漫着忧伤。经常有老人提着杯子在“大众理发”店门口张望,然后失望地离去。谁也不愿相信,看上去好好的老陈、性格开朗的老陈、慈爱友善的老陈,就这样突然离去了,撒下他经营多年的店铺、撒下天天和他坐在一起的街坊邻居,撒下所有期待走进店里的顾客们。

人们提起老陈就忍不住叹息,可惜了老陈膝下无子,老伴也早已过世。老街再无老人们免费的“大众理发”,再无制造欢笑的老陈了。那精湛的理发手艺,那难得的真诚与善良,那一股浊世里保留的睦邻友好之风,从此成为老城老街的记忆。

如今,每当我路过那家已经关闭的理发店时,总会停下脚步,默默地注视一会。泛旧的牌匾还在,只是大门紧闭,曾经亲眼所见和蔼的笑容,翻飞的剪刀和梳子,以及一屋子欢声笑语,静静悄悄地散去,了无印痕,一切安静得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故事一样。每每停留于此,一种淡淡的忧伤便涌上心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这段美好的回忆藏在短短的文字里,以此来纪念,老城老街曾经有一位慈祥可爱、和我只有一面之缘的理发匠,我不知其名,只知道人们都叫他老陈。

# 护士之歌

□王丽英

针、端屎端尿,清洗被汗水弄湿的衣服。一位年轻病人看到说:“你们护士真辛苦,没想到你们的工作这样的又脏又累。”

正值青春年华的护士,这个年龄在生活中也许还需要关爱和照顾。可是,在病房里,护士的职责就是为病人服务。在这里,没有高声欢笑,没有轻歌曼舞,只有与病人共情。在这个岗位上,多少护士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

有人说,护士的胸怀像大海,容纳了千百万饱受病痛的病人;护士的品格像红烛般无私,燃烧着自己,照亮了别人;护士的心灵像清泉般纯洁,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白衣天使,是人们对护士职业

的赞颂,也是千千万万护士用辛勤的汗水和无私的奉献换来的肯定。

当我们送走无数个黑夜,迎来一个个东方日出,我们便深深体会到:当我们踏进医院,我们就已经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在平凡而崇高的护理事业之中。白衣天使的辛与劳,正说明了我们这个事业的崇高。  
(作者单位:重庆急救中心呼吸内科)



我醒来时,太阳还未醒来。骑单车去单位值班,清风徐来,略带一丝微凉。往日路边趴着的许多车辆不见了,街上有点空寂。假如有一场雪漫天飘洒,会让人恍惚感觉到是另一个节日的场景。

路边一架蔷薇如绿云倾泻,藤叶青青,四面垂瀑,繁花如有心事,或颌首低吟,或斜展顾盼。常有人在黄昏向晚时看花,我却在晨光里问道。停下脚步,选准角度,把一些花、叶、背景定格在手机中。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淡雅清芬,直入心脾。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第一次看到这几个字,心一下子就被抓住了。余光中翻译的这句诗,我很喜欢。英语一般都有多种译法,西格夫里·萨松的真实意思是不是这样的,很难说。《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这个标题意味深长,不自觉就将人陷入深深的时光之中。余光中写诗也写散文,对散文有自己的一些



夜来小城静谧,老街安详,我散步又瞥见了街角那间不起眼的小屋。明灭的霓虹灯光里,古旧的牌匾上“大众理发”四个字显得更加沧桑,似在默默诉说着老街一角的过往烟云。

这间小屋曾是老人们的理发之地,是老街故事的一页。店主是个资深的理发匠,街坊邻居都叫老陈,约六十岁,中等个子,瘦瘦的,常年穿一身蓝色衣服,系着咖色长围裙。老陈性格和善,言谈风趣,每个到这里来的人都被他逗得乐呵呵的。他的手艺更是一绝,四十多年的理发经验,使得他手中的剪刀和梳子好像有生命力一样,一上头就左右上下翻飞,灵动而精准。

初识老陈,是一个阳光斜洒的午后,我陪着父亲步入店内。他见我们进来,微微一笑,眼中流露出和蔼的光芒:“请坐,稍等。”那笑容,如同明媚的秋阳,温暖而亲切。父亲很快就和他们聊在了一起,我在一旁静静地等待。轮到父亲理发了,老陈搀扶腿脚不灵便的父亲起身,换坐在镜子前的理发座位上。披上罩布后,他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推剪,轻轻地在父亲稀疏的发间游走,那舒缓的动作不疾不徐,父亲半闭着眼睛一副很享受



站在高高的急救中心大楼上,遥望山城万家灯火,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多少次这样的时刻,我心中升起无限的联想,做一个护士有多少辛劳与欢乐。

白衣天使这个称呼,似乎有神话般的色彩。当我第一次穿上白大褂,也有过兴奋和惊喜:每天为病人服药、打针,以及各种基础护理,平凡的工作带给我们欣慰。夜幕降临,宁静的病房,是护士的轻轻脚步,奏出了一支无声的歌曲。看到痊愈的病人带着笑脸重返工作岗位,我从心里感到自己尽到了一个“天使”的责任。

有一件让我难忘的事。那是一个夏夜,抢救一位重症病人,我为他输液、打